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飛劍記 第六回 純陽子賣梳貨墨 純陽踏石並化錢

純陽子一日遊武昌，扮一客商，鬻敝木梳子，索價三千錢。自西門賣過東門，人皆道此梳子一文錢不值。又自南門賣過北門，人皆道此梳子半分銀不值。往來者三日，並無一人還價。純陽子乃行至天心橋上，俄有一老嫗行乞，年八十餘，背偻，足龍鍾，短髮如雪，兩鬢蓬鬆，沿街叫化，聲不絕口。純陽子招之進前，問道：「婆子老矣？」嫗曰：「今年八十七歲。」純陽子道：「汝短髮蓬鬆，白如柳絮，何不梳而理之？」嫗道：「無梳。」純陽子道：「來，吾為汝理之。」乃以其所賣之梳，親為理髮。豈知這個梳子有些妙處，梳一梳，老嫗的發長少許，又黑少許。再梳一梳，老嫗的發又長少許，又黑少許，只見隨梳隨長，隨長隨黑。始焉這個婆子白髮飛蓬，既焉這個婆子鬢發委地，八九十歲的者婦，亦作十七八歲的嬌娥。你說這椿事奇異不奇異？但見天心橋的百姓一傳二，二傳三，三傳四，四傳五，傳來傳去，正是：山中仙子施玄術，路上行人似飛。須臾之間，就引得城裡城外之人蜂屯蟻聚，盡聚在天心橋來，大家爭買其梳，一人道：「客官，將梳兒賣與我，我出得一萬錢。」一人道：「客官，將梳兒賣與我，我出得五萬錢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客官，他們的價錢都還少了。若梳兒賣與我，我出得十萬錢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客官，他十萬錢兒也是少的。若梳兒賣與我，放得出二十萬錢。」純陽子笑道：「吾貨一敝梳，索價三千錢，吾豈無意？而千萬人中竟無超卓之見，怎可以語道。吾非別人，乃呂洞賓也！世人竟慕見吾，既見吾，而不能識，雖慕何益？」乃投其梳於天心橋下。只見那梳子在水中滾了一滾，遂變成一個蒼龍飛去。純陽子與其嫗亦不復見焉。眾皆驚歎而散。既而純陽子又游汴州，扮作個貨墨之客。將一幅紅帛寫著十個字的招牌，說道：「清煙稱上品，高價重龍賓。」每墨一笏，僅寸餘，要五千錢才賣。有一等輕薄之徒，說道：「你這個客人高抬時價，此一塊墨賣五十個錢足矣。」純陽子但道：「你這個君子，買不買由你，賣不賣由我。我這一笏墨說定要五千錢，就是四千四百九十九文，也是賣不成的。」時有一人姓王名寵，說道：「墨小而價高，得無意乎？」乃以錢五千求一笏。既歸家中，父親詬罵，罵道：「成家之子，積糞如積金。敗家之子，用金如用糞。這不肖兒子，買一寸之墨，就去錢半萬，何如此看得錢輕？」遂杖打著這個兒子。左鄰右舍再三勸免。王生被父親打罵，無如之奈，只得就寢。時至半夜，忽聞扣戶之聲。王寵啟視之，乃賣墨客也。對王生道：「聞得你買了我的墨，令尊十分打罵。我今以錢付還，勿累爾受責。」遂以錢五千還之。王寵道：「做過的交易，豈有反悔之理？」純陽子道：「這也不打緊。」王寵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取原墨奉還。」純陽子道：「不消得。那一笏墨貽累足下受打，奉送你罷。」卻又在袖子裡面取墨一笏出來，說道：「此還有一笏相奉足下，湊成兩笏。」王寵不敢受，純陽子再三強之使受。王寵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當以物酬謝。」純陽子遂辭去。

及曉，王寵啟墨視之，乃紫磨金二笏，上各有呂字。遍尋客，已不見，乃知其為洞賓也。王寵以原錢五千及墨二笏奉與父親，將事情細說一過，其父亦不勝快快。

又一日，純陽子至梓潼。有一婁道明，家甚殷富，善為玄素之術。怎麼叫做玄素之術？即彩陰補陽的說話。其家常蓄有十三四歲的少女十人。婁老們鎮日摩弄，吸那些女子的奶乳，吞那些女子的唾津，彩那些女子的陰液。女子若還有孕，即遣去，復買新者伏侍，常不減十人之數。此雖是畫堂沒有三千客，繡幕偏饒十二釵。晝夜迭御，無有休息。

那婁老採了那些女子的陰，補起自己的陽。只見他神清體健，面如桃紅，或經月不食。年九十九歲，止如三十許人。自以為成了神仙，每對賓客會飲。輒大言誇誕，說道：「列位老先，學生前日靜坐，有一玄女送一壺酒來，叫做亡何酒。那酒清如竹葉，滑若瓊酥，真個上好的滋味。那玄女去了，又有一個素女送一枚巨棗，纖嫩嫩的手親自奉將過來。只見那棗大如爪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，甜如蜜，盡好受用。」那些親朋聞得有那樣好酒，又有這樣好果品，喉嚨滑溜溜的，不覺口涎上來，就如那曹操行軍叫士卒們望著梅林止渴，那一個不吞幾口唾津兒？豈知是這個婁老兒誇誕的言語。

這還不打緊，你看又說出個謊來。說道：「列位老先，昨日又有個彭祖、容成輩二位神仙，寫有一封書，遺著學生。說道：瑤池之上，八月十五日王母娘娘壽誕，欲邀我同赴瑤池之宴，叫我不這等踉蹌涼涼，要脫灑一分。思想起來，明日若到了瑤池，必須大開雅懷，狂歌劇飲，醉則命段安香鋪床，賈陵華蓋被，董雙成打扇，許飛瓊扶我上七寶御床。我則枕著那許飛瓊白淨淨、柔嫩嫩之膝，大睡一覺，快矣！快矣！」眾親朋皆拍掌大笑，說道：「老先好風味！」

時純陽子游到此處，聞得婁道明行彩陰補陽之術，猛省他宿著白牡丹，受了黃龍禪師幾多虧。若今婁道明又是這等，他卻不忿，又聞得這樣人假稱神仙，純陽子一發惱他得緊，乃詭為一個乞丐，上門求討。道明不識，叫那家僮們打將出去。那家僮們就二三兩兩，拿了棍子的，拿了石塊的，就來打著純陽子。好個純陽子，用仙氣一吹，那些家僮們盡皆昏暈在地。純陽子遂以兩足頓於石上，即成兩個大方窟，深可三寸。眾賓朋皆大驚異，婁道明亦驚駭，說道：「此乃異人。」即延至坐右，勸之酒食，出侍女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以勸純陽子之酒。彼時純陽子放開仙量，一飲五斗，乃口占《望江南》詞酬之。詞曰：

瑤池上，瑞霧謁群仙。素練金童鏘鳳板，青衣玉女嘯鸞笙，身在大羅天。

沉醉處，縹緲玉京山。唱徹步虛清宴罷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海水度桑田。

侍女進蜀箋請書，純陽子自紙尾倒書徹首，字足不遺空隙。婁道明大驚喜，方欲請問妙道，純陽子道：「吾已口口相傳矣。」道明復請益，純陽子又道：「吾已口口相傳矣。」俄登大門之外柏樹上不見。眾賓朋皆駭然大驚，以為神仙至也。

後數日，婁道明忽不快，吐膏液如銀者數鬥而卒。口口相傳之說，與夫石上兩方窟皆呂字，眾方悟是呂洞賓也。

一日，純陽子又向長沙府詭為一個回道人，頭戴著一幅巾，身披著百衲衣，腳下穿一雙麻履，持一小瓦罐乞錢。其罐大約可容錢一升，道人得錢無算，而罐常不滿。一日坐於十字街頭，大聲言曰：「吾仙人也，有能以錢滿吾罐者，吾即授之以道。」只見那些居民聞得個「神仙」二字，那個不希慕？時有個姓張的就拿了一千文錢來投著罐子，這一隻手解索，那一隻手丟錢，錢已丟盡，罐子兒哪裡滿得些兒。又有個姓李的，拿有二千文錢來投那罐子，也一手解索，一手投錢。投了一串又投一串，二千文銅錢一時投盡，罐子兒又哪裡滿得些兒。時有個姓吳的，叫一個小廝背有四千錢來此。時觀者漸多，人來漸廣，把那個回道人圍得周周匝匝，哪裡有個進路。姓吳的帶著一個家僮一擠，右一擠，擠散眾人，說道：「開開，待我來投錢。」眾人只得放著姓吳的進去。姓吳的叫家僮們拿過錢來，丟滿那個罐子。時旁觀的見了姓吳的有這多錢，皆道：「此一回罐子可以滿得。」豈知投一串雪入紅爐渾不見，投兩串鹽水中渾不見，投三串毛入火坑渾不見，投四串石落江心渾不見。姓吳的說道：「我四千銅錢，怎的又投這罐子不滿？」時有個姓何的，拿起這罐子左看一看，右瞧一瞧，說道：「這個東西又沒個屁窟。終不然，相似個人口裡吃飯，屁窟裡窩出去了。」既而又看一看，只見錢兒將滿，乃曰：「差不多了。」遂從兜肚子裡面取出五百文錢來，說道：「你眾人丟了一千、二千、三千、四千，不得此罐子滿，我只五百錢，塞得他滿滿的。」於是連丟連丟，連擲連擲，五百錢勾甚麼丟勾甚麼擲？但見錢已罄盡，罐子不曾滿得些兒。這一干丟錢的人，好似甚的？就相似個精衛鳥兒銜西山木石，填那東洋大海，哪裡填得分寸。

彼時有一僧，係東平人，來此觀看，說道：「異哉！異哉！只一個小小罐兒，投了許多錢，怎的填他不滿，且待我來填之。」於是驅一大車，載錢十萬，戲謂回道人曰：「汝罐能容此車否？」道人笑道：「試容之。」及推車入罐，戛戛然有聲，俄不見，僧大驚曰：「此神仙耶？幻術耶？抑掩眼法耶？」道人乃口占五言詩一首，雲：「非神亦非仙，非術亦非幻。天地有終窮，桑田幾遷變。身固非我有，財亦何足戀。曷不從吾游，騎鯨游汗漫。」

道人此詩更欲那僧再棄其財，方與上升。僧不省悟，乃說道：「道人所為，只是些掩眼法兒，你急急還我錢去。不然，我拿你至官司問罪。」道人道：「汝吝此錢耶？我償汝就是。」於是取了片紙，投入罐中，祝曰：「速推車出。」良久不出，乃曰：「此非我自取不可。」因跳入罐中，再也不見出來。僧見他不出，心中一發驚慌，乃呼曰：「回道人。」只聽得裡面應道：「噯！叫我

怎的？」僧又呼一聲：「回道人。」又只聽得裡面應到：「噯，叫我怎的？」僧此時惱的心中出火，鼻內生煙，就拿過一個大石頭用力一擊，勃籠一擊，把那個罐兒擊得粉碎，哪裡見一文錢兒？又哪裡見道人一個影兒？只有一片白紙，題有一詩，句雲：「尋真要識真，見真渾未悟。一笑再相逢，驅車東平路。」

僧看詩畢，頓足哭曰：「被這個光棍道人使掩眼法子，賺去我十萬錢矣。」內有姓張的亦道：「我沒時運也，去了一千。」姓李的亦道：「我沒造化也，去了二千。」姓吳的亦道：「悔氣，悔氣。我比你兩個去得多些，少可的是四千。」姓何的亦道：「你諸公的錢，還不打緊，我賣豆腐賣得五百錢，也被他騙去。」遂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今晚回去，怎麼禁得老婆打？」眾人見這個人放聲大哭，乃說道：「沒志氣，沒志氣，你這等怕老婆，哪個叫你丟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半空之中其錢紛紛飛下，張錢還張，李錢還李，吳錢還吳，何錢還何，眾方悟回道人者，以回字抽出小口，乃呂字，此是呂神仙也。